

韓國詩話全編校註

蔡美花 趙季

六

人民文學出版社

蔡美花 趙季 主編

韓國詩話全編校註

〔韓〕許敬震 蔡美花 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目錄

海東詩話(佚名)		可延濤校注	四二四一
詩話類聚(佚名)		可延濤校注	四三一二
詩家諸話隨錄(佚名)		趙丕顯校注	四四六二
海東諸家詩話(佚名)		甘春妍校注	四五六六
詩話抄成(晚窩)		禹尙烈校注	四六二〇
東國名賢抄(佚名)		羅海燕校注	四六七九
弘齋日得錄(李祢)		李娟校注	四七五一
薑山筆彄(李書九)		劉暢校注	四七七六
蘭室詩話(成海應)		戴瓊瑗校注	四八〇〇
百家詩話抄(李鈺)		羅海燕校注	四八三一
方是閒輯(尹行恁)		〔韓〕許敬震校注	四八九三
三溟詩話(姜浚欽)		張振亭校注	四九一九
申緯論詩諸什(申緯)		劉暢校注	四九七五

聲韻說(李學達)		張景昆校注	四九九一
鶴岡散筆(洪奭周)		〔韓〕許敬震校注	四九九七
蟾泉漫筆(任廉)		甘春妍校注	五〇四三

海東詩話

佚名撰

可延濤校注

不分卷。撰人不詳。本書雜抄《白雲小說》、《東人詩話》、《芝峰類說》、《五山說林》等多種詩話而成，均評論韓國詩人、詩歌。書末大字綴中國王粲、左思等十二人各家寥寥數語，體式不倫，故刪去。據《韓國詩話叢編》影印吳宗根教授藏本校注。

太祖潛邸時有詩曰〔一〕：『引手攀蘿上碧空，一庵高卧白雲中。若將眼界為吾土，楚越江山豈不容。』其量與宋太祖《日出》詩同。

〔一〕 以下諸條見《白雲小說》。

文昌侯崔致遠入唐登第，以文章著名，《題潤州慈和寺》云：『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裏古今人。』後雞林過客〔二〕入唐購詩，有以此詩示者。學士朴仁範《題涇州龍朔寺》云：『燈撼螢光明鳥道，梯回虹影落岩扃。』朴寅亮《題泗川龜山寺》云：『塔影倒江翻浪底，磬聲搖月落雲間。門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白日閑。』中原《方輿勝覽》皆載之，吾東人以詩鳴於中國自三君始，文章之足以華國如此。

〔二〕 過客，《白雲小說》本作「賈」。

洪武年間，陶隱李崇仁奉使金陵揚州，舟中詩一聯曰：『落照浮雲外，殘山大野頭。』蒿（一）工拊背歎云。

（一）蒿，韓俗通『蒿』。

文烈公金富軾與諫議鄭知常以詩齊名，文烈《結綺宮》詩云：『堯階三尺卑，千載稱其德。秦城萬里長，二世失其國。隋皇何不鑑，土木竭人力。』華蓋正高天北極，玉爐相對殿中央。君王恭默踈聲色，弟子休誇百寶妝。』（二）詞意嚴正典實，真有德者之言。鄭詩語韵清和，句法豪逸，深得晚唐法，長於拗體，如『石頭松老一片月，天末雲低千點山』、『地應碧落不多遠，僧與白雲相對閑』、『綠楊閉戶八九屋，明月捲簾三兩人』等句，出口驚人，膾炙當世，可以一洗羣空，然二家氣象不侔。

（一）原題《燈夕》。

拗體者，當下平字處換用仄字，欲使語氣不群奇絕，晚唐人喜用此體（一），鄭詩深得其妙，後無繼之者。惟金英憲之岱得其法，如『雲間絕磴七八里，天末遙岑千萬重』、『茶罷松窗掛微月，講闌（二）風榻遙殘鍾』、『白鳥去盡暮天碧，青山猶含殘照紅』、『香風十里捲珠箔，明月一聲飛玉笛（三）』等句云。

（一）底本脫『喜用此體』四字，據《白雲小說》補。

（二）闌，底本訛作『張』，據《白雲小說》改。

（三）笛，底本訛作『簫』，據《白雲小說》改。

學士金黃元登浮碧樓，見古今諸咏，不滿其意，即焚其懸板，終日憑欄苦吟，只得『長城一面溶溶水，大野東頭點點山』之句，意涸，痛哭而歸。昔唐賈浪仙三年吟得一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不覺垂淚，古今一般。

司諫陳〔二〕濬詩云：『雨餘庭院簇莓苔，人靜柴扉晝不開。碧砌落花深一尺，東風吹去又吹來。』四佳徐居正曰：『趙退庵詩云：『蒲色青青柳色陰，今年寒食去年心。醉來不記閨河路，路上飛花一膝深。』其曰『一膝則又深於一尺』云。

〔一〕陳，底本訛作『金』，據《白雲小說》改。

鄭壯元知常詩曰：『三丁燭盡天將曉，八角詩成桂已香。落月半庭人擾擾，不知誰是壯元郎。』宋夏竦試院詩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甲魁天下，評者譏其自負。

康日用欲賦鷺鷥詩，每冒雨至天水寺觀之，忽〔二〕得一句『飛割青山腰』，語人曰：『令得古人不到處。』宋詩人蕭東夫云：『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徐四佳曰：『此詩得神交於九州之內』云。

〔一〕忽，底本訛作『勿』，據《白雲小說》改。

浮碧樓後有峰曰牡丹，高麗時王〔一〕萬樹十千秋。』王深異之，擢為壯元。三

〔一〕 底本脫『時王』，據《白雲小說》補。

鄭三峰道傳一日假寐，族子黃鉉從辟臣多侍從，會見獻虞〔二〕箴。『三峰開眼，人也。』『兒子輩從何得惡詩來乎？』嗚呼，

〔二〕 虞，底本訛作『吳』，據《白雲小說》。

高麗忠宣王入元朝，萬金堂學士閻衍門前柳。』諸學士問來處，王默然。益齋本襲長」，以雞聲之軟比柳條之輕纖。我殿古人之於聲音，亦以柳絮比之。』滿座驚

恭閔王常與尹虎園棋，約不勝者書事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蓋諷王養辛禍

〔一〕 禍，底本訛作『耦』，據《白雲小說》。

金英憲之岱《題義州館樓》云：「聞韶公館後園深，中有危樓百餘尺。香風十里捲珠箔，明月一聲飛玉笛。煙輕柳影細相連，雨霽山光濃欲滴。龍荒折臂甲枝郎，仍按憑欄尤可惜。」為一時膾炙。後十年，樓火於兵，後得吳處子誦傳，錄之云。

〔一〕 以下諸條見《東人詩話》。

侍中李公遂《下第》詩云：「白日明金殿，青雲起草廬。那知廣寒桂，尚有一枝餘。」西河林椿《下第》詩云：「科第難消羅隱恨，離騷空寄屈平哀。科第由來收俊傑，公卿誰肯薦非才。」其氣象大不同。李終得大科人台衡，林竟不第。

牧隱初入元朝，文士稍輕之，嘲曰：「持杯人海知海多〔一〕。」牧隱應聲曰：「坐井觀天亦天小〔二〕。」

〔一〕 海多，《東人詩話》作「多海」。

〔二〕 亦天小，《東人詩話》作「曰小天」。

復齋韓宗愈晚居漢陽筆林村墅，黃冠野服，扁舟短棹，日往來楮子島，有詩云：「十里平湖細雨過，一聲長笛隔蘆花。却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平沙。」

杏村李岩再入台鼎，晚年乞骸，與息影寺禪老為方外交，扁舟往還。嘗有詩曰：『浮世功名是政丞，小窗閒味即山僧。箇中亦有風流處，一朵梅花照佛燈。』兩公風流高致一般。

〔一〕 底本脫『流』，據《東人詩話》補。

或問徐四佳曰：『魯嶼《順興樓》詩「寒推月色僧扃戶，冷踏溪聲客上樓」，許伯《杆》〔二〕城樓《詩道》「五更曉色先虛閣，一葉秋聲滿小樓」，孰優？』四佳曰：『魯詩太巧反拙，許詩似俗大奇。』鄭政堂思道《高住寺》詩：『坐久夕陰生邃壑，吟來霜葉滿虛樓。』亦〔二〕可伯仲二老矣。又問：『陶隱《嶺南樓》詩：「秋深官道暎紅樹，日暮漁村生白煙。」浩亭河崙詩：「十里桑麻深雨露，一區山水老雲煙。」孰優？』四佳曰：『陶詩雅健，有詩家法，不若河之深遠，宰相氣像。』

〔一〕 杆，底本訛作『扃』，據《東人詩話》改。

〔二〕 亦，底本訛作『办』，據《東人詩話》改。

陽村權近洪武年間被徵入朝，大明帝使賦大同江，詩云：『霈然人海朝宗意，政似吾王事大誠。』帝稱善。

李藏用《三角山文殊寺詩》云：『還他駕鶴揚州天，添却騎驢華山籍。』蓋三角山在揚州，亦有華峰。侍中李需《普門寺》詩云：『殿閣盡吞千世界，樓臺直掛一虛空。』氣象空廣。趙永仁《安和寺》詩

云：『前溪通漢騫應路，後嶽支天杞不憂。』詞意險排，然奇健可尚。

高麗元帥金得培平紅寇，功蓋一國，未及凱還（二），為賊臣金鏞所害。鄭圃隱悼詩：『君是儒生合討文，奈何提劔將三軍。忠魂壯魄今安在，回首青山空白雲。』

〔二〕 底本脫『還』，據《東人詩話》補。

高麗正言李存吾《觀漲》詩云（二）：『大野皆為沒，高山獨不降。』其所素畜積可知。

〔二〕 以下諸條見《芝峰類說》。

西河林椿薄遊到星山，縣倅送名妓薦枕，及晚逃歸，明朝徑赴宴席。林有詩曰：『紅粧待曉帖金鈿，為被催呼上綺筵。不怕長客嚴號令，謾嗔行客惡因緣。乘樓未作吹簫伴，奔月還為竊藥仙。寄語青雲吳學士，仁心不用示蒲鞭。』

近有韓卷奉使到平壤。妓有勝小蠻，色藝俱絕，韓屬意，官令薦枕。蠻有他狎客，以韓醜老，背燈而坐，俄而遁去。韓作詩曰：『平壤佳兒勝小蠻，年纔二八玉容顏。縱然未遂元央夢，却勝高唐夢裏看。』

徐四佳曰：『驪州清心樓，古今題咏者多。辛巳，日本東征，天使詩云：『江清徹見水中水，樓迫』

可觀山外山。』李牧隱詩云：『捍水功高馬巖石，浮天勢大龍門山。』日本僧梵齡：『清磬月高知近寺，長林雲盡辨遠山。』鄭圃隱詩云：『烟雨空濛滿一江，樓中宿客夜開窗。明朝上馬衝泥去，回看滄波白鳥雙。』

崔太虛恒：『銀海幾寒金海望，青雲難奪白雲思。』李修撰永瑞：『金榜玉堂早策勳，平看脚底起青雲。離觀仕宦知多少，江上秋風獨送君。』

李牧隱與其子矜齋種學登西城樓題詩云：『西林〔一〕石堡人雲端，亭樹含風夏尚寒。』行至半塗，種學曰：『大人詩中「尚」字不如「亦」字之穩。』牧隱曰：『果是也。』促令返改之。

〔一〕林，底本訛作「扶」，據《東人詩話》改。

辛臧按閔東，秩將滿，《還別江陵妓小蓮香》詩云：『到老方知離別難，忍看雙淚濕紅顏。白沙汀畔夕陽路，琴與人歸我獨還。』雪谷鄭誦，梁州客館《別情人》詩云：『五更灯影照殘粧，欲話別離先斷腸。落月半庭推戶出，杏花疎影滿衣裳。』

宋晏殊過維揚大明寺，召王琪同遊池上，時春晚落花，晏有詩曰：『無可奈何花落去。』王應聲曰：『似曾相識鸞飛來。』郊隱鄭以存早春與諸耆英會城南，郊隱先唱云：『眠牛壠上草初綠。』朴生

致安屬對曰：「啼鳥枝頭花正紅。」滿座稱賞。

晚翠亭趙須《咏松》詩云：「日斜雲影移高閣，風動潮聲在半岡。」後得僧《咏老松》詩：「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

嶺東九邑皆並海也〔一〕，平海望洋亭斗入海數里。朴梧亭蘭之詩云：「飛亭絕勝冠吾邦，嶺外樓臺盡乞降。陽谷浪翻掀出日，海帆風急露危杠。誰將學釣龍連六，我欲追仙鳥舉雙。千古雄才慙李杜，壯奇難賦海兼江。」

〔一〕 以下諸條見《五山說林》。

成參判壽〔二〕益為嶺東佐幕詩云：「行來千里動經旬，看盡東隅眼更新。不識杳然滄〔三〕海外，有何天地有何人。」車頤齋軾守平海也，李新菴俊民詩曰：「平生大醉處，平海望洋亭。送子樂其間，風塵無限情。」

〔一〕 壽，底本訛作「受」，據《五山說林》改。

〔二〕 滄，底本訛作「澹」，據《五山說林》改。

杆城清澗亭詩韵皆用雙、鹵二字，楊蓬萊詩曰：「碧海暈紅窺日半，蒼苔磯白〔二〕烟鷗〔三〕雙。金

銀臺上發孤嘯，天地浩然開八窗。』車頤齋詩曰：『疎雨白鷗飛兩兩，夕陽漁艇泛雙雙。擬看暘谷金鳥出，畫閣東頭不設窗。』

〔一〕 磯，底本訛作『白石』，據《蓬萊詩集》改。

〔二〕 鷗，底本訛作『鳩』，據《蓬萊詩集》改。

太宗大王設宴請圃隱，作歌侑酒曰：『如此亦何如，如彼亦何如。城隍堂後垣，頽圯亦何如。我輩如此為，不死亦何如。』圃隱遂作歌送酒曰：『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為塵土，魂魄亦也有無了。向主一片丹心，怎有更改了。』太宗知其不變，遂議除之。一日，圃隱問病于太祖邸，仍察氣色。歸路過友人，其友出外，階花盛開，遂徑入呼酒，舞於花間曰：『今日風色甚惡甚惡。』連嚼數大椀而出。其家人怪之，已而遇害云。

釋王寺在安邊劔峰山〔一〕，世傳僧無學居此山土窟中，我太祖龍潛時，訪而問之曰：『夢入破屋中，負三椽而出，此何兆也？』無學曰：『王字也。』又曰：『夢花落鏡墜，此何兆也？』曰：『花飛終有實，鏡落豈無聲。』太祖大喜，即其地剏是寺，仍以釋王名之，有太祖親筆，而失於兵火，只刻板存焉。僧休靜作《山水記》備載其事。寺有善梨，每年上貢，有梨花堂而絕勝，有水碓〔二〕三十餘所，芝峰題詩曰：『泉春水碓〔二〕雷千杵，月照梨花雪一庭。』

〔一〕 此條見《芝峰類說》。

〔二〕 確，底本訛作『確』，據改。

牧隱入中國科園，題乃四喜詩也。終日苦思不得佳句，隔壁有安南國人，亦入場中，以鳥暗吟咏曰：『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辰。大旱逢甘雨，他鄉見故人。』牧隱能知音，解其詩意，加二字作七言詩曰：『無月洞房花燭夜，少年金榜掛名辰。七年大旱逢甘雨，千里他鄉見故人。』遂得第二科。

陝川伽倻山海印寺之洞曰紅流洞〔二〕，洞口有武陵橋，又有崔致遠題詩石：『狂噴疊石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聾山。』

〔二〕 此條見《破閑集》。

樵隱李仁復入元朝登第〔二〕，嘗寄元學士馬彥翬、傅子通曰：『每向瓊林憶醉歸，賜花春暖影離離，別來更竟交情厚，老去安知世事非。鴛鴦尚慙懷棧豆，鸚鵡飛誰復顧藩籬。請君莫笑東夷陋，海上三峰聳翠微。』佔畢齋曰：『元朝方亂，末二句招二人東避也。』

〔二〕 此條見《遺閑雜錄》。

陶隱李崇仁在麗末〔二〕，一日咏壁上古畫曰：『山北山南細路分，松花含雨落紛紛。道人汲水歸茅舍，一帶青烟染白雲。』

〔一〕 此條見《芝峰類說》。

昌寧府院君成石璘〔一〕，嘗於趙侍中筵上作《賀詩》曰：『得士方知座主賢，侍中獻壽侍中前。天教好雨留佳客，風送飛花落舞筵。』其父怡軒成汝完責曰：『士之妬才甚於妬婦，汝何不讓而先賦之？』趙侍中名俊。

〔一〕 以下諸條見《慵齋叢話》。

李穀以書狀官入元朝，見路傍青樓上有四美人，隱映于朱簾之內，向李穀嚬水。稼亭即於囊中出帖扇，書一絕，其詩曰：『兩兩美人弄夕暉，青樓珠箔共依依。無端一片陽臺雨，飛洒三韓御史衣。』

牧隱李穡捷元朝鬼科〔一〕，聲名動中國。到一寺，寺僧曰：『飽聞子東方文章士，何幸見之。』有一人持餅來饋之，僧遂作一句曰：『僧笑小來僧笑小。』使牧隱對之，牧隱倉卒不能對。後遠遊千里之外，見主人持瓶而來，問：『何物？』答曰：『客談也。』客談者，酒之別名。牧隱大喜，遂對前日之句曰：『客談多至客談多。』

〔一〕 此條見《於于野談》。

保閒堂申叔舟北征〔一〕，虜乘夜來襲，營中喧呼，公堅卧，召幕僚，口占一律曰：『虜中霜落邊塞

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阑干。』又，在北塞時，令軍中能作詩寫今日意者當為上客。別侍衛朴搆謙即應聲曰：『十萬貔貅擁戍樓，夜深邊月冷狐裘。一聲長笛來何處，吹盡征夫萬里愁。』

〔二〕 此條見《芝峰類說》。

直學魚變甲將赴殿試〔二〕，大提學鄭以吾偶夢得詩曰：『三級風雷魚變甲，一春烟景馬希聲。雖云對偶元相敵，那及龍門上客名。』變甲果擢壯元，馬希聲武科云。

〔二〕 此條見《稗官雜記》。

高麗忠宣王入元朝〔二〕，與一美人相好，及東還路上，以蓮花一朵贈之。姬謝曰：『贈送蓮花片，初來的的紅。辭枝今幾日，憔悴與人同。』

〔二〕 此條見《芝峰類說》。

高麗僧禪坦《遊嶺東詩》曰〔二〕：『明〔三〕沙十里海棠紅，白鷗兩兩飛疎雨。』

〔二〕 以下諸條見《東國詩話匯成》。

〔三〕 明，《東國詩話匯成》作『鳴』。